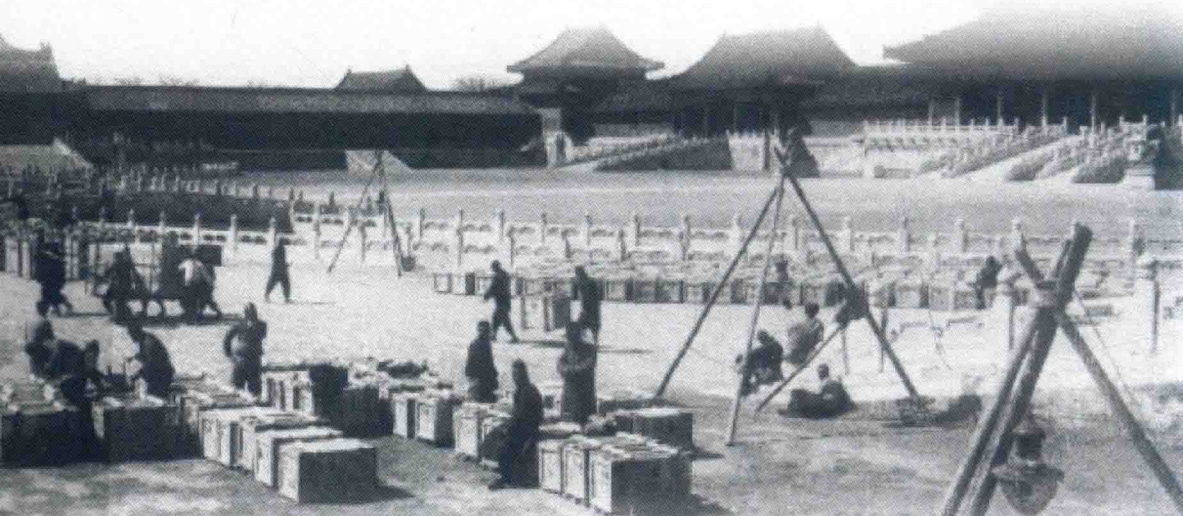


45幅全彩高清典藏照片 故宫创院元老 50年亲历亲闻



那志良  
著

# 故宫五十年



百万件国宝的  
南渡北归、西迁东还  
紫禁城 600 年的  
文化遗产与历史沧桑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# 故宫五十年

那志良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·北京·

 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20

---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故宫五十年 / 那志良著. —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20.4

ISBN 978-7-5139-2595-2

I . ①故… II . ①那… III . ①故宫博物院 - 史料 - 中国 IV . ① G269.2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61714 号

## 故宫五十年

GUGONG WUSHI NIAN

---

出版人	李声笑
著者	那志良
责任编辑	刘芳
监制	秦青
选题策划	澡雪新媒
特约编辑	蒋浩 康晓硕
营销编辑	吴思
封面设计	今亮后声·胡振宇
版式设计	李洁
出版	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话	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址	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
邮编	100142
印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次	2020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	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	700mm × 995mm 1/16
印张	17
字数	223 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139-2595-2
定价	58.00 元

---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· 故宫五十年 ·



目  
录

Contents

故宫博物院的成立	/ 001
故宫博物院的鼎盛时期	/ 017
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的忧喜	/ 033
好景不常 文物南迁	/ 057
故宫文物分批南迁	/ 079
沪上寓公 伦敦艺展	/ 095
故宫文物运到南京	/ 111
故宫文物疏散后方 (一)	/ 127



故宫文物疏散后方（二）	/ 143
故宫文物的复员	/ 159
复员后的故宫博物院	/ 173
故宫文物贮存台中	/ 197
故宫文物运台后的编辑工作	/ 221
故宫文物运台后的赴美展览	/ 237
故宫文物在台的保管与迁运台北	/ 255

· 故宫五十年 ·

#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

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九月二十九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了成立博物院，并在“双十节”开幕，时间如此仓促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的措施，一天不把这临时机构，变成永久机构，一天便会发生问题。可是筹备的人苦了。虽然事先有了风声早加准备，前后也不过二十多天，要成立多少个陈列室，每个陈列室的地点，都是先要腾空房间，把原有的东西，安置到妥当地方，打扫刷洗，安置陈列柜，然后到各宫去提取展览的东西。提取的时候，要备提单，要算计需要数量，要看看是否贗品，提到之后，又要刷洗、编目、写展览卡片，才能一一陈列起来。这是多么紧张的工作！

十月九日，各展览室居然陈列好了。展览室的分配，前面已然略有叙述，举凡铜器、瓷器、书画、玉器、漆器、象牙、木器、图书、文献之属，通通选提陈列起来。

十月十日的早晨，不到八时，神武门外，已站满了人，九时开门，一拥而入，真是万人空巷，拥挤不堪。吴瀛先生在他写的《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》中，记叙他那天到院参观的情形，说：“此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未致漏产之

故宫博物院，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，脱颖而出，是日万人空巷，咸欲乘此国庆佳节，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。余适以事入宫略迟，中途车不能行者屡，入门乃与眷属及三数友人，被遮断于坤宁宫东夹道至两小时之久，始得前进。”

展览室中的拥挤，更是不堪，想进去的进不去，想出来的也出不来。那天，我被派在外东路的养性殿照料，这里陈列的是大婚图、南巡图等，是画得鲜丽精细，雅俗共赏之物，看的人愈看愈有兴趣，停在那里不走，后面的人陆续拥入，他想走也走不出去了，于是室内拥挤得堵塞在那里。我起初是立在那里，嚷着请靠近门口的人走出去，让后面的人陆续松动，没有人理会，后来我登在凳子上嚷，依然无效，只好听其自然。有一位参观人衣着颜色别致，引我注意，我看他一进门，便被后面的人与前面的人夹在当中，作了“夹馅饼干”的“馅子”，夹了许久，徐徐移动，然后被夹了出去，在室内虽看他时时伸伸脖子，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，挨夹一个多小时，又转向其他展览室去了。这种情形的参观人，恐怕不在少数。

这一天，我所照料的展览室没有发生任何事故，别的地方，也只有把栏杆挤断等小事，真是幸运极了。

这天的下午二时，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典礼，在乾清门开始了，由庄蕴宽先生主席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先生报告筹备经过，黄郛、王正廷、蔡廷干、鹿钟麟、于右任、袁良等人先后致词，大多数是强调故宫博物院的成立适在国庆日，以后的双十节，便有了国庆与博物院成立的两层纪念。

会后，清室善后委员会，发出一个通电，说：“北京段执政钧鉴，各部院、各机关、各省督办长、各总司令、各都统、各法团、各报馆钧鉴：本会成立半载有余，竭蹶经营，规模粗具，现已遵照去年政府命令，将故宫博物院全院部署就绪，内分古物、图书两馆，业于本日双十佳节举行开院典礼，观礼者数万

人。除该院临时董事会理事会各规程前已正式披露外，特电奉闻，诸希匡翼。临电无任翘企之至。”

博物院的组织，定有临时组织大纲，简单地定有四条，其中第一条是说明博物院成立的根据，是遵照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条例第四条，并执行中华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十一月七日政府命令。第二条是说明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有“临时董事会”及“临时理事会”，下设古物馆及图书馆，遇必要时得设专门委员会。第三条是说办事细则另定，第四条是组织大纲，遇必要时，得由董事会公决修订。

双十节过后，博物院开放参观的事，便有了新规定。全院的地方很大，无论如何，没有办法在一天看完，而且照料需人，于是订了分三天开放的办法：

一、每逢星期日、四，开放中路，包括乾清宫、交泰殿、坤宁宫、钦安殿、御花园及两庑的古物陈列室，这些陈列室包括有铜器、瓷器、玉器、书画等。

二、每逢星期二、五，开放内西路，这一路都是皇族的住所，包括有重华宫、储秀宫、咸福宫、翊坤宫、长春宫、太极殿、养心殿等处，室内原来的陈设，仍然保持旧样，参观人可以从玻璃看到室内的情形。

三、每逢星期三、六，开放外东路，包括有皇极殿、宁寿宫、养性殿、乐寿堂、颐和轩、景祺阁等处，这些大殿，原来存物不多，稍事搬迁，便可以腾空，就在大殿之内，陈列文献部门的展品，如帝后像、耕织图、大婚图、南巡图、奏折、图书、盔甲等。

参观券的价钱是每张二角。

参观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开始，到下午五时止。四时半就停止售票。售票停止以后过了一會兒，摇铃的人、封门的人就沿线进来了，每一处的参观人走完，就把这地方上锁加封，然后又摇着铃走到第二处，照样加封上锁，一直到

出口为止。

院里的组织，虽然有古物馆、图书馆的设立，因为点查工作，仍然在积极进行中，不能马上成立起来。

十五年（1926）一月，故宫博物院知道官里的军机处档案，在民国三年（1914），由清室移交给国务院后，一直堆在集灵囿，并没有人去整理，而这批档案，极有史料价值，想把它索取回来，加以整理，以为将来编纂国史之用，就致函国务院说：

查清旧军机处档案，现存集灵囿。自雍正以来，二百年间军事机密，胥具于是。今境迁事过，无所忌讳，是宜公表于世，以资考证。且此项文件，与官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，往往一档分载两处，或两种记载互相发明，合之两美，离之两伤，亦宜汇集一处，加以处理。考历代官私书目，史料传者，大抵编敕成书方能流布，其以散帙传者，未之前闻，即已有成书，如《唐二十二朝实录》之见于高氏史略者，除顺治<sup>①</sup>一朝外，至明多已不传。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，如《元丰广案》百卷、《嘉祐御史台记》五十卷、《国朝会要总类》五百八十八卷，至明亦已不传。元代史料见于明初文渊阁书目，如《经世大典》七百八十一册，《太常集礼稿》百册，《大元通刊》四十五册，至清初亦已不传。以此类推，清代遗文，失今不图，后将何及？查德法等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，均移存文献馆，以为编纂国史之用，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，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，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，以便从事整理，一面分类陈列，并可勒成专书，一举两得，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，徒供蠹鱼，终归漂没

<sup>①</sup> 此处疑有误，原稿如此。——编注

也……

这是一封公函，而多所考据。军机处是在雍正七年（1729）创立的，那时叫做“军机房”，起初设立的目的，只是因内阁距内庭较远，公文传递不便，以后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增加，才改名“军机处”。这个办事地点，在乾清门之西，隔着一个内右门，便是皇帝的住所养心殿，又与乾清宫极近。因为地点接近内廷，办事方便，渐渐地它不但管理军机重事，一切国家大计，也由它总揽，成为一个枢纽。军机处把一切经办文件，登了簿册，谕旨章奏也录了副本，把原件归到内阁去，而一些秘件，与外藩表文，各国照会之属，便直接由军机处保存。所以军机处的档案，与宫中档案是有重要关系的，而它的重要性，实不亚于宫中档。军机处在雍正七年（1729）成立以后，十三年（1735）又停止了；乾隆二年（1737），恢复设立，一直到宣统三年（1911）四月才废止。

国务院同意了这项请求，博物院马上派人前往点收、装车，运到神武门外面的大高殿暂存。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，搬运时灰尘之大，在屋内几乎看不到人，幸亏每人发了一个口罩，事毕退出之时，口罩上的白纱布，已变成黑色了。

与这一批档案同时接收过来的，还有观海堂藏书一批，这一批书是宜都杨守敬氏的收藏。杨先生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随着何如璋出使日本，那时正是日本维新之时，一切要“新”，这种线装旧书，自然是被淘汰之例，杨先生就在日本收购，运回国来，数量不少，其中有许多是在国内久佚之书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，杨氏去世，他的遗族把这一批书卖给国家，政府把一部分拨给松坡图书馆，一部分放在集灵囿。国务院移交军机处档给博物院时，这一批书也一并移交了。以后，我就被派在大高殿，编辑这批图书的目录。

两馆的工作，也在逐步筹备起来。首先是古物馆，因为铜器中的“散盘”“嘉量”“宗周钟”等，都是重器，外间想要得它们拓片的很多，由理事马衡先生建议，在点查事务室对面，原来委员会及田园房屋管理处办公的地点，先把传拓铜器的工作开始起来，并调齐念衡、庄尚严、吴玉璋和我，在那里办公，那时我在大高殿编图书目录的事已经结束了。一方面监视传拓，一方面为古物馆的成立做准备。从此之后，我就一直在古物馆工作了。传拓的工作，由北京大学调一位资深的拓工薛先生带领他的两个徒弟办理。过了相当时候，才把馆址迁在西三所。

图书馆的图书部分，是由理事袁同礼先生筹备的，他们选定寿安宫为馆址，与古物馆极近。他们有了馆址之后，便开始到各宫去提取图书，运到寿安宫来编目。

图书馆的文献部分，选定了南三所为馆址，是由理事沈兼士先生筹备的，也开始了整理编目的工作。

点查事务室的人，大部分被各馆调去，好在点查的工作已近尾声，无需那许多人了。

博物院的内部，虽干得很起劲，外界的压力，并不因为博物院是个永久机构而稍歇，于是博物院走进了艰难之路。

十五年（1926）三月十八日，“三·一八”惨案发生，这事本与故宫博物院无关，但是段祺瑞政府，因为早已不满意李煜瀛、易培基两先生在故宫的作风，借此机会指两先生为共产党，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，下令通缉。李先生是院里的理事长，既失去自由，院中不能不谋补救之道，就在三月二十六日举行董理事联席会议，讨论应付办法。会中决定推卢永祥、庄蕴宽两先生做维持员，主持院务，这一时期，被称为“维持时期”。

庄蕴宽先生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监察员，又是故宫博物院的董事，对故宫

贡献很大，他被推为维持员，是众望所归；卢永祥先生也是院中董事，在康有为倡复辟运动时，康有致庄士敦的信，信中有“唯浙省不为动”的话，那时卢永祥先生是浙江督军，大家认为他不会袒护清室，所以被选了。那时，卢不在京，实际的负责人只是庄先生了。

“维持会”这个名字，就显示了它只是“维持”而已，不会有什么进展，刚一成立，便有两个问题，摆在眼前：一个是经济困难，一个是国民军要调走了，警卫的问题。

经济问题是重要问题，但它是容易解决的问题。院里主张绝对不要政府的资助，便由熊希龄董事介绍，向东方汇理银行借钱，汇理银行因为政府的信用不好，须由庄蕴宽用私人名义，才能拨借。于是由庄先生私人出名，并由当时治安维持会的王士珍、熊希龄、赵尔巽、孙宝琦四先生担保，借到三万元，有了这笔钱，再加上参观券的收入，大家计算，可以维持一年了。

第二个问题，倒是头痛的问题。当时的情形，政府方面，总觉得博物院事事自专，不买政府的账；博物院又觉得政府事事掣肘，有袒护清室之意。彼此并不融洽，所以政府方面，借“三·一八”事变，把李、易两先生通缉，其通缉理由虽说是指他们为共产党，而为故宫之事，积怨已深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，于是用“擒贼先擒王”的手段，使两先生不能在院中发生作用，慢慢地再把故宫的事权夺过来。

现在，国民军就要退出京师了，负责守卫故宫的鹿钟麟队伍，也必须撤走，如果向政府请求调入警卫，是给政府一个侵夺事权的机会；如果自己编卫队，时间上是来不及。最后的决定，还是只有向政府想办法的一途。庄蕴宽先生乃商请内务部调警卫队接防，内务部马上答应了。

十五年（1926）四月五日 是博物院的交接日期，也就是警卫方面的换防日期。新任维持会方面的接收人是庄蕴宽先生，旧委员会代表是陈垣先生。内

务部长屈映光，欲伸其势力于博物院，就在博物院中大派职员，并以庄孟玉为警卫处处长。陈垣先生对此十分不满，在交代演说时，就说：“今天是本院自练警卫队成立之期。”不平之意，见诸辞色。事后陈先生又向庄蕴宽先生抗争，指责内务部长不应当在院里派员，后来庄先生把内务部所派之员，一律改为顾问，才稍息陈先生之怒；内务部长屈映光也向庄先生抗议，指责陈垣先生不应抹杀借用内务部警卫队的事实，又说自编卫队，当众抹杀人情，令我难堪。经庄先生安慰一番，这事才平安过去。

鹿钟麟总司令，自唱“逼宫”以后，以至成立维持会，这段时间，他不但是守卫着故宫，也非常帮助故宫，例如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九月间，有人倡议把宫中文渊阁所存的一部四库全书，交给某书局付印，想把这部书运走，清室善后委员会，想在文华殿与文渊阁之间，砌一道墙，把文渊阁与文华殿隔开，圈到这边来，商诸鹿司令，鹿司令马上派工兵一营，连夜砌了起来，以后还设岗监视。他对故宫的帮助，实在不小，所以他们调防的消息传来，大家都觉得是个坏消息。

鹿司令在交卸了守卫之责后，他发出一份通电，历述他的洁己奉公，清白交代的情形。

交接过后，安静了不到二十天，直鲁联军包围故宫，迫令迁让的事又来了。四月二十三日下午，突然有联军军官二人，带着卫兵马弁，乘汽车二辆，到神武门，气势汹汹地要见会里的办事人员，告诉办事人员，明天就要派兵来驻扎，请维持会立刻腾出。说完，就把房屋看了一遍，指定某屋作何用途，某屋住兵多少。会中人员，马上把这事报告了维持员庄蕴宽先生。庄先生听到，立时来会，问明情形之后，赶快到治安会去，把这事告诉王士珍、赵尔巽等，庄先生说：故宫实在愿意有力的人继续负责维持，但是必须先有一番手续，如果不等候交待，强迫来驻军，那末，故宫是历代文物所关，万不能拱手让人。

那天，正好是治安会中的元老们在外交大楼替联军将领洗尘，就在席间，当面询问各军长，是否实有其事？他们都说不知道，也许是部下的个人行动，自然要下令禁止。当时京畿警备总司令王翰鸣也在座，也声明要出一布告，严禁神武门故宫驻军，如有军队前往，可电告司令部，由司令部派员与军队接洽禁止。得到了这个结果，故宫同人，也暂时安心了。

二十四日上午，果然有军队开到神武门来。警备司令部派参谋李继舜来到故宫，与他们严重交涉，才开到别处去，当由李参谋手书布告张贴故宫门首，严禁军队驻扎。

安静了四个多月，风波又起来了。

一年多以来，那些清室遗老与民国的无聊政客们，表面上是噤若寒蝉，暗地里无时无刻不在打着如何使宣统回宫的算盘，只以冯玉祥的军队在京，他是主持“逼宫”的人，不敢妄动，冯军撤出京师，以为国民军时代之措施，易于推翻，遂又活动起来，公然以清室内务府名义，致书国务院及吴佩孚氏，谋溥仪之复官及恢复优待条件，康有为有电致吴佩孚，说：

君之道德，国人钦敬。君忠于曹锟，实因富于感情之故。冯为赤化，君既讨赤，于冯之行为应当纠正。君在清时，亦受有中级军官之职，宣统亦属故主。况民国元年，曾有优待条约之约束，列国咸谓冯倡赤化，落井下石，破坏优待条件，致使吾天子蒙尘。吾公不忘曹氏，正有为之不忘宣统也。应请恢复优待条件，并迎逊帝回宫，与民国制度并不抵触，此事实上之可能……

吴氏接到电后，就回复了一电，是：

冯之行动，实为不合，但今欲推翻此案，将溥氏迎回，与交还故宫，并恢复优待条件，则予将受复辟嫌疑。总之，优待条件既已破坏，如再恢复，则物议必多，只好听其自然而已。日前晤某某二老，均语及此，余亦以此意告之，二老亦甚以为然。

这些事被报纸揭露了，反对之声蜂起。章太炎也致电吴佩孚，认为拒绝还宫，是永绝复辟之祸；而冯玉祥之罪，在后之通俄，不在前此之废溥仪，一是一非，不容牵合。

溥仪还宫之事，虽未成事实，改组故宫博物院的事，却施行了。这次的改组后，是“故宫保管委员会”时期。

十五年（1926）七月十日，国务会议秘密决定，由各部各派一人，做故宫博物院保管员。以后又屡次更改，到了十四日的内阁会议，又正式通过了改组故宫博物院办法，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，由国务院聘委员二十一人，这二十一人之中，有遗老，有名流，有清朝的亲贵，有曾任大官的，有议员，还有商人，真是灿然大观。七月二十一日，下午一时，委员在中海居仁堂开会，选举正副委员长，结果赵尔巽当选委员长，孙宝琦当选副委员长。庄蕴宽先生本也是委员之一，那天并未与会，知道新的委员会已经成立，遂发表一个启事，说：

蕴宽行能无似，辱各方推举，于故宫博物院事，始令监察，继任维持，荏苒年余，幸免罪戾，社会监视之严，同人扶助之切，蕴宽所应为故宫博物院永永致其感谢者也。兹者，政府另有保管委员会之组织，会中诸公多为一时耆硕，前此京师危急之际，尤赖竭力匡扶。今复由维持而入于保管时期，基础益应巩固，举凡院中国宝重器，以至

一草一木，愿始终为国人所共同珍护，发扬光大，视听所昭，岂惟蕴宽一人私幸而已。蕴宽惟有慎重交待，以清经手，仔肩脱卸，藉得养痾，其为忭欣，尤难言喻，敢告国人，尚希公鉴。

故宫博物院同人，在二十三日下午三时，在神武门内委员室集议对付办法，议决要求政府声明三事：一、不发还溥仪；二、不变卖；三、不毁灭。然后由院中组织移交委员会，逐件点交，以清手续。又有人提议发起监督同志会，便于以后随时监督，也经与会人赞同。

八月二日，故宫保管委员会的两位正副委员长去访庄蕴宽先生，说是要去博物院参观，庄先生还通知马衡、吴瀛两先生招待，两先生拒绝了这个工作，只好由庶务招待。两位正副委员长到院，原来不是参观，而是接事，率领多人来院，执行他们正副委员长的职权了，还告诉庶务发请帖，宴请同人，时间定在明日下午，地点是清史馆。这种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的接收方法，倒也别致。

清史馆中的宴会，旧任方面，到时赴约的，只有江瀚、俞同奎、陈垣、吴瀛等四先生。宴毕，由陈垣先生发言，申明必须组织点收、接收两委员会，其余各先生也都有说明，必须点完一处，移交一处，未点之前，仍用旧封，由旧会负责，点完之后，再由新会负责。当时赵尔巽先生并未发言，孙宝琦先生说，这事要等待与同人商量后再议。

赵、孙两正副委员长就把这事报告了国务总理杜锡圭，认为逐件清点，过于费时，主张一切用简单办法办理。杜锡圭则认为清点移交，是当然之事，分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的办法，也颇为正当，可以照办。这一下可把赵尔巽气坏了，说：“我偌大年纪，来碰杜锡圭的钉子！我不干了。”他就提出辞职，孙宝琦也联带辞了职。八月七日的阁议虽经挽留，他们仍然无意干下去了。